



作品集 第一辑

规律玩具

GUI LV
WAN JU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律;玩具/卫斯理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1辑)

ISBN 7-80128-404-6

I. ①规... ②玩...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769 号

京图字:01—2003—1179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雯

策 划/嘉雯

装帧设计/嘉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b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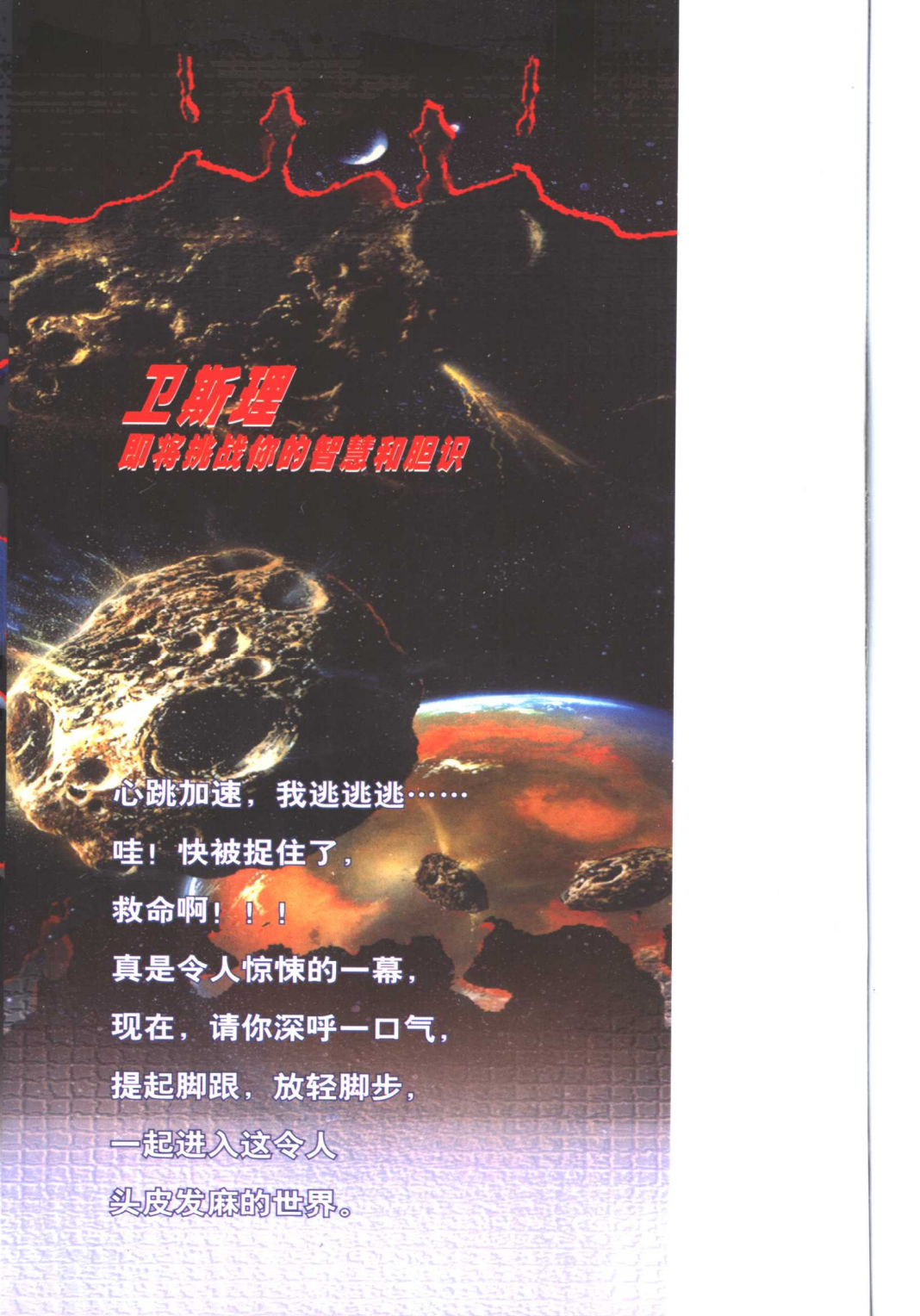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40元(全20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猴神探散
之白毁之
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迷真盗命望继续飞
丛理菌真空密少年第二真盗命望继续飞
卫斯真真空密少年第二真盗命望继续飞
花奇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间亮年睛锁险爱神
石底血明心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第二辑

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阴谋杀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宇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罪天使狱套子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犯暗死间火幻白失
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第一部 科学巨人之死

一封很长的电报，放在我的桌上，我已经看了三遍，仍然不禁皱眉。

电报的内容，说出来倒也很普通，如下：“卫斯理先生，我们亟盼望你能到维城来，有一件很令我们头痛的事，要请你解决。推荐你的人是田中正一博士，他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如果决定前来，请通知我们维城科学家协会谨启。”

维城离我居住的城市，隔着一个大洋，我自然知道这个城市，它以学术气氛浓厚而著名于世，其情形就像维也纳是音乐之都一样，维城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之都。

至于电报中提到那位田中正一博士，我曾见过几次，但是并不太熟，而且不甚喜欢日本人味道太浓。

这就是使我一面读电报，一面皱眉的原因！一个我不太熟的人，一个我从来也没有接触的科学家团体，忽然邀请我去，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叹了一口气，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我实在不想答应，虽然在这封电报之后，可能真有着一件神秘的事情在，但如果每一封同样的电报，或是同类的信件，我都要加以理会的



话，那实在太应接不暇了。

我顺手拿起了一张纸，准备起草一封回电，拒绝这个科学家协会的邀请，就在这时候，白素推门走了进来，她一进来，就道：“你可知道维城科学家协会的成员，是一些什么人？”

我笑了起来：“你已经去查过了？其实，不必查，也可以知道，全是第一流的科学家！”

白素笑道：“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协会的成员，有26%得过诺贝尔奖金，这样的—个协会，能邀请你去，实在是你的光荣！”

妻子总是以为自己的丈夫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男人（也唯有这样的妻子，才是好妻子），白素也不例外。我抓住了她的手，笑道：“我想你弄错了，这些科学家，脑子都是方程式，原子结构，和他们打交道，可以说是最乏味的事情了！”

白素道：“看来他们有着他们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才来求你的——”

她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他们全是对人类有极大贡献的人，他们有了困难，你难道不准备去帮助他们？嗯？”

白素望着我，我不禁笑了起来，白素有时候，想法是很特别的。

我道：“要是你也去，我们当作旅行，去散散心！”

白素却摇头道：“我不去，和这种科学家在一起，你刚才不是说过，是很乏味的？”

我伸了一个懒腰：“好，不过，我先要和那位推荐我的田中正一，通一个电话，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值得去的才去。”

白素欣然道：“好，我替你接长途电话。”

她一面说，一面已拿起电话来，拨着号码，我站了起来，在迅速地转着念头。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想测验一下自己的推理能力，来预测一下，在维城的科学界人士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以致非要我去解决不可！

我作了几个假设，但是想深一层，却又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时，长途电话已叫通了，白素将电话听筒递给了我，我等了一会，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道：“田中教授就快来了，请你再等一会。”

我一面等着，一面看看桌上的钟，还好，我只等了一分钟左右，就有人来听电话了，我听到了我并不很熟悉的声音：“田中正一，哪一位？”

我和这个日本人并不是十分熟，只不过以前见过几次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可以对他说，我报了自己的姓名：“我收到了你们科学家协会的电报。请问，需要我解决的是什么事？”

田中正一听到我的名字，呼吸就急促起来，我才一讲话，他就迫不及待地道：“卫先生，请你一定来我们这里，我知道，你可以解决这件事！”

我有点气恼：“我首先要知道，是什么事！”

田中正一道：“很难说，我们认为是一桩谋杀案，但是警方却不受理我们的意见，认为是自杀案。所以，我向大家推荐你去调查！”

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提高了声音：“田中先生，你把我当作是一个私家侦探，那是一个错误。”

田中正一的声音很急促，他连声道：“不！不！记得你对我说过，对于不可理解的事，你都有兴趣，或者，你知道死者是谁，你会更有兴趣！”

我老实说，我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我只是懒洋洋地问道：“谁？”



田中正一道：“康纳士博士！”

我陡地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康纳士博士的自杀，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这位被认为现代科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享年不过五十二岁，他是自杀的，通讯社会对他的死，有着极其详细的报道，这种报道，除非是身在新内亚的吃人部落之中，不然，谁都可以读得到的！

根据报道来看，康纳士绝对是自杀的——关于他死时的情形，留到以后再详细叙述——但是，何以科学家协会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呢？

如果这样一个人物是被谋杀的话，那么，所牵涉的一定十分广泛，也极有可能，涉及肮脏的政治斗争，因为康纳士研究的是尖端科学，他最近的研究课题，并且已取得了成功，是越洲火箭的安全降落，根据报道，这一项研究，如果获得完全成功，那么，人类的远程交通面目，将彻底改观。

这一来，超音速飞机，会变成废物，二十倍音速的火箭，会代替现在的飞机，美洲和亚洲之间，两小时就可以来回！

康纳士博士实在是一个太特殊的大人物！

我吸了一口气：“据通讯社的报道，他是自杀的，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

田中正一道：“有，但是不能说是确凿的证据，一卷影片，我们希望你来看看！”

我考虑了三十秒钟：“好的，我来！”

田中正一连说了七八声“谢谢”，我已放下了电话，转过身来。

白素正睁大眼望我，我摊了摊手：“真想不到，我竟会和这个科学界巨人的死，发生关联！”

白素的神情很紧张，刚才，是她怂恿我去的，但这时，她也知道，事情和康纳士博士的死有关，她自然也可以想到，这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可能隐藏着难以言喻的凶机，所以她倒反而犹豫起来了！

我甚至可以知道，她想说什么，所以，我不等她开口就道：“我已答应了他们，不能再改口了！”

白素低叹了一口气：“答应我一件事！”

我望着她，白素道：“如果你初步调查的结果，证明事情不是你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那立刻放手！”

我明白她所说的“不是个人力量所能解决的”是什么意思。她是指如果康纳士之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时，我就不该再管下去。

我点了点头：“好的，事实上，我相信通讯社的报道不至于错，康纳士是自杀的，那些科学家，忽然要客串起侦探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白素笑道：“你也别看不起科学家，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既然有所怀疑，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也笑了起来，道：“但愿如此！”

远行对我来说，自然不算什么，但是这一次，当飞机横越太平洋的时候，我心中也至少有点不自在的感觉，因为我在动身之前，又搜集了康纳士博士自杀的全部资料，详细地研究过。

我研究的结果，康纳士博士的死，可以肯定是自杀的，我并不明白这些科学家在怀疑什么。

我到达维城，是中午时分，当我走出机场闸口之际，我就看到田中正一，和另外三个人在一起，那三个人的年纪，都不过在三十上下。

但是在维城，就算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你也决不要小看他，可能他已经发表过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田中正一向我迎了上来，那三个人跟在田中正一博士的后面。

田中正一向我介绍，果然，那三个人全有了博士的头衔，一个满头金发，样子很漂亮，像是电影明星的，是原子动力学博士赖端，一个身子开始发胖，有点秃头的，是金属研究的有名人物，奥加博士，另一个瘦长个子，看来像是吉普赛人的，则是力学博士安桥加（这名字很古怪，后来证明他确是吉普赛人）。



我和他们分别握手，和他们一起步出机场，我是性急的人，在一起向外走出之际，我就道：“各位，我已详细研究过康纳士博士之死的报道，我认为，他实实在在，是自杀的！”

明星一样的赖端，问我笑了笑：“如果你到康纳士博士的住所去看一看，那么，那更可以肯定，他是自杀而死的！”

我陡地一呆：“那么，你们何以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和我在开玩笑？”

安桥加摇头道：“不，我们没有证据，但是，却有怀疑，所以才请你来的。”

田中博士插言道：“我们会根据第一流私家侦探的收费标准，付费用给你！”

我笑了起来：“如果事情是能够引起我个人兴趣的话，我不会要你们的钱！”

半秃头的奥加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我道：“立刻就可以开始！”

这时，我们已经步出了机场，来到停车场，安桥加道：“如果你立刻可以开始，那么，我们先陪你到康纳士博士的住所去看看。”

奥加道：“然后，我们给你看我们产生怀疑的根据，再以后，你就要单独工作了，因为我们都很忙，实在没有法子陪你！”

我笑了笑：“如果是一件曲折离奇的谋杀案，你们陪我也

没有什么用处。”

他们四个人一起笑了起来，田中先走开，不一会，驾着一辆大房车，驶了过来。

科学家虽然不是很有趣味的一种，但是，由于他们都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之故，他们都有一个好处，那便是他们都知道，科学是全人类的，绝无国界之分，一个真正服膺科学的人，决不会斤斤计较什么国家的科学成就是如何如何，科学家首先需要有伟大的胸襟。这种胸襟，必然超越世俗者对于国家的观念。

我们五个人同坐在一辆车中，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吉普赛人，漂亮的赖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而奥加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再加上我，我就丝毫不感到车中有任何国家的界限存在。

车子由田中驾驶，一直驶向郊外，半小时之后，我已看到了康纳士博士的那幢房子。

我以前未曾实地见到过这幢房子，但是我却看过这幢房子的照片，而且，有一本杂志，还绘出过这幢屋子的平面间隔图。

我挺了挺身子，那房子并不大，但是空地很多，屋子的一半，完全隐在树木中，屋子是红松木搭出来的，很有情调。

当车子驶上一条碎石铺成的道路时，就闻到了一阵红松木的清香。

这时，车子被两个人拦住了去路，安桥加低声告诉我：“他们是国家安全署的人员！”

这一点，我倒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如果像康纳士这样的人，死了之后，政府方面不加注意，那反倒是怪事了！

那两个国家安全署的人，探头向车厢中看看，他们显然认识四个科学家，所以，疑惑的眼光，便停在我的身上，一个

道：“这位是——”

奥加道：“这位卫斯理先生，是我们特地请来作调查工作的！”

那两个保安人员显然不怎么敢得罪科学家，他们直起了身子，挥了挥手。

车子继续向前驶去，直到屋前，停了下来。

那屋子建筑得很精巧，保养得也很好，我们下了车，另一个保安人员显然已接到了刚才那两个保安人员的无线电通知，立时打开了门，让我们进去。

进厅之后，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会客室，其实，那不能称之为会客室。只是一间书房，大得出奇，不但四面的书架上放满了书，连地上、椅子上，几乎所有可以放书的地方，也都堆满了书，看来有点凌乱。

田中正一指那些随便堆放的书：“这里原来就是这样子的，自从康纳士博士死后，完全没有动过！”我才进屋子，对一切都不了解，自然也无法发表进一步的评论，我只好道：

“他一定是一个喜欢书的人，我猜他的性格，也一定很孤僻。”

奥加点头：“可以这样说，他一直独身。”

安桥加耸了耸肩：“他甚至不许他的管家婆收拾这些杂乱无章的书！”

我笑了笑：“那不稀奇，很多人都喜欢凌乱，不喜欢太井井有条。”

我们一面说着，一面穿过了这个会客室，那保安人员跟在我们的后面，没有说话。

我们来到了一扇橡木门前，停了下来，田中正一伸手去推门，门锁着，那保安人员立时走向前来，打开了门，门内是一间工作室，或称书房。门打开，我一眼就看到一张极大的写字

台。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书，室内的光线相当黑，窗帘很厚，将阳光遮去了百分之八十。

当我回头，想和田中博士说话的时候，我又看到，那三寸厚的橡木门上，有一个很大的门栓的另一边，已被撬去，连带门框上的木头，也裂下了一大片。

这情形，我虽然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早是很熟悉的了，因为我读过有关康纳士博士自杀的一切详细的报道，康纳士博士的尸体，是在撞开了这扇门之后，才被发现的，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门是自内反栓着的。

我们都走了进去，奥加挥着手：“卫先生，你对这间房间，不会陌生，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就死在这里——”

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有点戏剧化地，指向写字台后，那张宽大舒适的椅子。

我点头：“是，他是注射了一种毒药而死的，死因是心脏麻痹，死的时候并没有痛苦！”

田中正一叹道：“是的，门反栓着，他喜欢静，所有的窗，全是双重的，可以隔音，只有他一个人在室内，而且所有的窗，也全反栓着。”

我望了他们三人一眼：“如果你们认为康纳士博士的死是被谋杀的，那么，这就是推理学上，最难处理的‘密室谋杀案’了。”

当我这样说的时侯，三个科学家，只是现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态来，但是那位保安人员，却在不耐烦地耸着肩，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礼貌的话，他一定会大声纵笑了起来，笑我推定这是一桩神秘的谋杀案。

我并不理会那保安人员的态度，拍着椅子旁的地毯：“致命注射器，就落在椅子之旁，注射器上，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



我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而且，药店的售货员，认出了康纳士博士，是他前一天，向药店购置这种毒药的！”

当我这样说的時候，这三个科学家，连向科学家协会推荐我来调查这件案子的田中正一，也都不断地点着头。

他们当然只好点头，因为我所说的话，全是事实，全是我在详尽的报导中看来的。

我略停了一会，书房中很静，可以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

我走过去，拉开了厚厚的窗帘，使房间变得明亮些，然后，我花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去检查窗子。我随即发现，这五分钟时间是白费的，因为决不可能有人，在跳窗而出之后，再将窗子自内栓好。

我站在窗前，向窗外的草地、树木，略望了片刻，转过身来：“三位，照我看，国家保安机关的结论是正确的，康纳士博士死于自杀，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怀疑的结论！”

奥加、安桥加和田中正一三人，互望了一眼。

我又道：“我不明白的是，何以你们还会有怀疑，你们根据什么怀疑呢？”

安桥加大声道：“我们当然是有根据的，我们得到了一个大卷影片……”

他讲到这里，田中正一就打岔道：“安，你还是从头说起的好！”

奥加则道：“我们可以坐下来。不必站着。”

我点了点头，心中十分疑惑，因为，康纳士死于自杀，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所获得的证据是什么呢？

第二部 大批跟踪拍摄的电影

我们都坐了下来，安桥加道：“首先，得从亨利说起，亨利是一个报童，今年十四岁。”

我皱着眉，并不打断他的话头。

安桥加向我望了一眼：“亨利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很勤恳向上的少年人，在康纳士博士死后的第三天，他忽然拿着一大包东西来找我，那一大包东西，是牛皮纸包着的。”

安桥加说得十分详尽，虽然我心中有点嫌他说得太远，但是我还是不出声。

安桥加又道：“当时，亨利的神情很兴奋地对我说，教授，你看我捡到了什么？我告诉他：‘不论你捡到什么，最好交给警方。’亨利说：‘我拆开来看过了，这里面是些多卷电影软片，很小，不像是普通的电影。’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神秘地笑了一下。”

安桥加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你知道，现在，十四岁的少年，已经很懂事了，他在暗示什么，我也很可以明白，我当时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告诉他最好不要来麻烦我，但是亨利却坚持要将这大包东西，先放在我这里。我当时很忙，我想，不妨暂时答应他，等到有空时，再来慢慢向他解释，应该



如何正确处理拾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让他交过这包东西，放在我的住所。”

安桥加吸了一口气，停了片刻，我仍然不出声，因为他还不曾说到正题，我也不催他。

安桥加在停了片刻之后，道：“一连两天，亨利都没有再来找我、恐怕他也忘记了，那天晚上，他们两人，到我这里来闲谈——”

安桥加指了指田中和奥加两人，又道：“在我们闲谈中，我提到了亨利拿来的那包胶片，奥加提议放来看看，我们反正没有事，就取了出来，当取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这些电影胶片，全是超小型的，比之我们普通用的八厘米电影，要小得多，非要用特别的放映机才能放影。而且，这种超小型的电影软片，很少人用，一般来说，只有科学上的用途，才会使用到。”

田中正一像是怕我不明白，解释道：“譬如，植物学要用电影来纪录植物的成长过程，便往往用这种软片来拍摄，如果每分钟自动拍一格的话，那么，植物生长的三十天过程，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现在银幕上。”

田中正一一面说，一面望着我，我点头道：“我明白这种情形。”

安桥加道：“当时，我们就都被这一大包软片，引起了好奇心，因为如果这些电影软片，是用作田中博士刚才所说的那种用途的话，那么，估计足可以录一年或者甚至两年某一种东西的活动情形了。我家里没有这种超小型的放映机，但是，科学协会有，所以，我们带着那一包电影软片，到了科学协会。”

奥加捧着手：“安，我以为再讲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卫先生已经知道了我们发现那一大包电影软片的经过，现在，我

们应请卫先生去看那些电影！”

我道：“如果这些电影，足以证明康纳士博士之死，另有其它原因，那么，它们应该在国家保安机构了，怎么还会在你们手中？”

奥加道：“是的，我们将之交给国家保安局，但是保安局退还给我们，说这并不足以证明康纳士的死，另有他因，所以还在我们这里。”

我并没有问这些电影的内容是什么，虽然我是一个性急的人，但是，我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全部内容了，现在问来，又有什么用？

我们一起站了起来，那位保安人员恭送我们出去后，锁上了门，我们全不出声一直到了科学协会门口，奥加才道：“我们已通知了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会员，和你一起，再重看那些电影，你不介意么？”

我道：“当然不介意！”

田中正一补充道：“因为他们都急于听取你的意见，所有电影放映的时间，是六小时零十一钟，希望你别感到气闷！”

我呆了一呆，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但是，如果电影的内容，是和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有关的话，那恐怕也不会感到气闷的！

我们一起进了一个相当大的客厅，果然，已有三十来个人在了，科学家办事是讲究效率的，田中正一并没有一一替我介绍他们。只是介绍了我，然后，就打开一只相当大的木箱来。

在那只箱中，整齐地排列着一卷又一卷的电影软片，他道：“这是经过整理的结果，每一卷都记录着日期，一卷软片，是十天的过程。”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有点心急起来了：“请快点放

